

南雷文定

前集
三集

後集

四



南 雷 文 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四)

黃 宗 羲 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黃宗義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雷文定
前集後集三冊
四冊

(本書校對者 王樸 謝雨東 宮秀 沈抱秋)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尙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贈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一一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崧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尙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四七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義 太沖撰

尙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尙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表。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尙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旣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達。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旣言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沮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尙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尙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閣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頡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其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闕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太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敍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鈍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嶺。務爲拏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黥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愁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呶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剝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鉅心劇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呖爲唐。卽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蟹戶鯁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卽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蛩。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讒畢，卽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卽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入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嗽，余遇閩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識語。及戴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囑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祇悟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

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續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旣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晉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掠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閒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束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墳塋。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尙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

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踴躍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瑣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構。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井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宜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